



沈澹集目錄

卷之三

策

總攬

壬子鄉試墨

諫術

將吏

先憂後樂

尚論

聖壽

巳未會試墨

任法

弭變

用人

屯田

目次

畢

沈灌集卷之三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策

總攬

壬子鄉試墨

天下大器人主與天下共操之者也人主而棄其所操則其精神與天下不相攝而有離披解散之意譬如應龍潛於溟渤雲雷爲之拱護風霆受其號令乃冥然冥然

不飛不躍終歲而不覩其騰逸變化之用
藏於淵也猶之乎脫於淵也人主而秘其
所操則其精神又與天下不相貫而有睽
違夫決之意譬之神猊猛象蹲踞巔崖怒
則奔泉拔木喜則嘯霧吟風縱橫出沒排
突自恣而莫施其啣檠調御之宜天下畏
其神而不知其爲祥也且自古有唐虞則
有稷契有三代則有伊傅周召即三五以

降風氣稍薄貞元罕邁矣然何代無良辟
何代無名世何君不操何君不與其臣互
爲操不獨帝座之旁香案之前琴瑟調而
魚水歡者分之而不疑授之而不忘也孤
卿陪貳是爲我操綱維者掖垣臺諫是爲
我操清議者專城分閫是爲我操障蔽者
下而至於一官之長一社之司亦爲我操
億萬元元之命而厝之衽席者一手一足

之所操何如衆人之所操卽衆人之所操
何嘗不以佐一手一足而代之操其賢者
功名垂之汗簡而不肖者祿入施於子孫
其所取於君者如是已耳於天下統一之
大勢何嘗少分而切切焉疑之斷斷焉持
其不可而中格之必欲操天下於一已而
後安如

今日

聖明之舉動哉

皇上具不世出之姿原非漢唐宋諸君比也地
節傷於鏗急大中在競綵之間元豐更張
太驟圖治太速卒釀亂亡草莽鄙生盱衡
今曩竊謂
皇上未盡爾也德宗伎懃日甚於羣臣少所信
多所猜以至壅闕而不通

今日有其迹矣而愚猶以爲不盡爾也說者

曰

皇上御寓既久屢平外亂海內無事稍有倦勤之心似矣則何以欲輟者輟欲罷者罷欲賑者賑而欲

批答者又未嘗不時一下也以不識時務之人而肆其無忌諱之口竊謂

皇上非薄天下也乃薄羣臣非薄天下而不欲操也乃其薄羣臣而不與之共操始而薄

一二人因而薄衆人卽白簡未登墨聲未著而以爲世道人心不甚相遠也直贅旒視之矣繼而薄衆人因而薄其所不當薄之人卽恩遇嘗隆眷注猶切而以爲舟楫鹽梅未可旦夕遇也亦備員蓄之矣本不能無疑而從此益增其疑本未嘗不慎而從此愈堅其慎公車之章寢而不得報者自一事以至數百事而漸及於不煩擬議

之事選人之門積而不得通者自一人以
至數百千人而更及於駸駸始進之人蓋
以一人操天下而不與衆人操天下上而
法

高

文之神斷與

世廟之英決而下之惟恐自同於二正之季日
復一日以至於此若望其改倦爲勤以久

道化成之后爲勵精圖治之后莫若使之
以天下與衆人操而望其以天下與衆人
操必其爲衆人者示之以可用可仗而引
之使不疑陸敬輿李長源之有救於興元
者非徒輔頰舌也敬輿鋒車涕泪草詔陳
詞其精誠動三軍而豈不能悟人主長源
以箭鋒相投之機剖其忠忱貫日之肯談
及父子而廣平之心事明言及君臣而李

晟馬燧之勲名保此豈猶夫人者哉世果有之

皇上未必不以爲稷契伊周而贅旒視之備員蓄之乃曰百人輿瓢不如一人挈而趨也夫卑而能上行者吾於此得交泰之義矣

諫術

昔洪洞使北地具疏草而屬之曰是弗可文文覽弗省也是弗可冗冗覽弗竟也若

謂弗文而覽者必省也若謂弗冗而覽者必竟也是疏入而洪洞與北地兩得罪天下雖不獲蒙其言之用而此孤忠片語猶不至銷沉於無可無否不禍不福之間愚生潛伏甕牖竊取朝陽之鳴海內所傳誦者而颯颯揚扞之是果其文弗省冗弗竟乎抑自有弗文弗冗而不能求其省且竟者乎或揭其忱或效其職或發紆其所當

言與其所能言而

上一切不問如翁詬媪言從籬落間自相應答
而道旁之客漠然無聞故至於

今日而進言之法未必盡卽盡而未必不窮
也欲爲茅焦趨鼎之客而披鱗者無由闕
其鮫宮欲爲觸龍滿珊之狀而傾陽者無
由近其日御欲爲師丹伏蒲之請而聞闔
遙於萬里欲爲姚崇立馬之對而虎豹隔

於九關

執事者總總有極慮焉而謂其以諫諫之
不得毋寧以不諫諫歟夫

至人在宥已踰必世之期且久道作人更啟維
新之化此

今日何等時也而可以弗頌但赫曦遠照自
有方中之虞而陰雨未飄更切危明之漸
此又

今日何等時也而可以弗規顧其頌也未能
嗣王褒之響而其規也未由效蘊古之篇
蒙經生也請採兩經之言以代

萬年觴可乎羲之陳八卦也冠之以天而自強
不息者所以合天行之脉也箕之陳五福
也冠之以壽而攸好德者所以維康寧之
終也天者

皇上之所欲法也故言聖言神言咸五言登三
則已瑱其耳矣葵葵自獻之忱惟有以天
爲祝而其以天爲祝者則願其日無藏精
月無匿耀風雨不愆陰陽順序一心中之
纏緯如玄穹蒼旻飛行於赤墀黃道之間
而不稽其毫末也如是而後爲天根之純
露乎壽者

皇上之所欲享也故言位言祿言榮名言保世
則已附其瘳矣倦倦無已之思惟有以壽

爲禱而其以壽爲禱者則願其化日爲國
春臺爲城物無疵癘民無夭札賢人君子
與蒼麀白鹿並遊於苑圃而迎之東序置
之上庠者盡皤皤黃耆也如是而後爲壽
域之極隆乎愚生誠不知宮中府中其事
奚若上交下交其情奚若竊謂忠謹之論
旣有所厭而不欲聞驚直之夫又有所迫
而不能婉水火相搏杓鑿互抵止輦之風

何日之與有夫吳太子之病羣醫束手湯
熨無功枚生以荒唐謬悠之言進驚瀾怒
濤沁入於心胸而膏盲爲之立起苦頭風
者得陳記室之檄文反覆一過而霍然良
已機之所投順用之而逆逆用之而順直
用之而諛諛用之而直直有不知其然而
然者今旣當萬投萬阻之會百試百拂之
時烏臺青瑣退食而徬徨白簡皂囊削牘

而竊嘆卽使洪洞授意北地具草昔以取
仗馬之斥者今不能搏靈鍾之應而幸有
真人啓籙

海屋添籌正普天胥慶之時亦

聖衷豫樂之會推衍

同天之說揄揚仁壽之美使西清東觀互爲攜
辭白虎石渠交相揆藻言者直而無罪

聽者轉而莫知此真納約自牖之一道乎而幸

執事之商略及此也聊以乾象與箕疇兩
言備溲渤之需知於規頌兩無當矣

將吏

執事言及於治亂之故若於吏治邊防有
深疚焉而愚更爲之愴然也

二祖以艱難百戰之業挈而付之千萬年之
嗣服而所與縣官共保此蒸黎共撫此介士者
非守若令則萬夫長以下諸僚幕偏裨而

已而愚請言長叱者文士釋擔簦分符篆
一方其人甫去咕嗶於世事非所素嫻卽
學宮有律令世務之條率具文耳對簿書
計錢穀如爰居之聽鼓鐘自非有卓識雄
才操心密見事易者則身爲傀儡而猾胥
提挈之矣上則臨之以守牧牽文案定期
會不問民事而問公府事甚且以竿牘爲
雌黃以偃僂爲殿最使其精神亂營而不

能興除一實政勞來一赤子蓋其困於上
官如此而上官復然上官已上亦復然苟
其不爲豺虎則幸耳安望其得民心且以
固邦本也愚又請言長三軍者今天下蔑
論統袴相承之裔與其習弓矢能介馬而
馳而苟其懸肘後印坐高牙建大纛若鉅
若細大抵皆債帥也漕艦啣尾司農水衡
金錢歲輸數百萬以飽死綏之夫而司行

伍者計人而抽之司營陣者計伍而抽之
展轉而上爲裨帥爲大帥其頭歛與營陣
同又展轉而上爲監司爲幕府其課入與
諸帥同至輦下之餽遺星馳電走而其入
於戰士之腹者十不能二三也鳩形鵠面
衣不掩脛手提一戟尚不知何年礪何年
淬而何年盪舞於十指之間聞金鼓震搖
聲嘶欲仆見一虜騎至便如卽墨之火牛

昆陽之虎豹爭蹂躪死矣安望其得士力
且以固邊備也誠如是則

國家之多故不待今日矣何以金甌無闕玉
曆常新惟正之供鞭箠至死而不怨閭里
強項見一亭長尉候罔敢反唇相向乎何
以靈武之騷動焉而平玄菟樂浪之侵軼
焉而平牂柯夜郎之負嵎焉而平滇南小
醜之矯取印綬焉而平蠕動蠕滅徒以壯

我之威靈而終無四顧憂乎治之久則羸
氏司馬氏楊氏蒙古氏弗若治之久而民
不見兵亂萌見矣不旋踵而削夷之則劉
氏李氏趙氏弗若是何其盛歟是皆

高皇帝之深仁厚德淪浹於民心迴旋于氣運
而未之有改也循是以往而以其不解治
民者分布而爲民之蠹以其不解治軍者
分布而爲軍之蠹天下可久安長治乎雖

愚者有以知其不然也夫邇年來東西南
北之警皆么齋不足道者也有如趙風子
劉六七之輩橫行於河北山東間而今之
勢當與昔日異有如漢庶人寘鑪宸濠之
屬從維城而起而今之勢當與昔日異有
如土木之難衛

六飛而北又如有古北口之入環

七陵而軍而今之勢當與昔日異日腴日削不

見其苦有時而盡日搖日撼不見其動有時而傾一不幸而值此而文法之吏與廉潔之吏總非亂世之梁肉也名譽之人與介冑之士總非亂世之干城也至於攘臂者將揭竿爲天下雄又豈可臨難而求之琴之不調必改絃而更張之乃可鼓也毋徒拘拘畫一之法株守而舟刻則幾矣

先憂後樂

有一人之人以一人爲憂樂者有一家之人以一家爲憂樂者有天下之人以天下爲憂樂者惟埋屠沽之夫先雞而起勞攘終朝博數緡可三夕醉欣然自適雖婦無襦兒無飴不問也此以一人爲憂樂者也陶猗據錢流爲瀚海卓鄭以金穴爲菟裘販賤而貨貴母一而子十得之則喜失之則悲家溫則節腹亦甘囊歉雖大庖不饜

使庭多火浣之奴室有香塵之婢此以一
家爲憂樂者也念吾有身而天下之身皆
其身顧我有家而天下之家皆其家側聞
向隅之悲如心懷乎百疾會見康衢之適
若共享其鈞天斯世或治或亂不釋於簞
瓢陋巷之衷生民或溺或饑不知有衿衣
鼓琴之奉此以天下爲憂樂者也天之生
人不倫而人之自待亦不倫自待者小則

憂樂亦小自待者大則憂樂亦大憂樂小
則易憂而易樂亦隨憂而隨樂憂樂大則
易憂而難樂甚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
下之樂而樂至於此而憂樂之心量滿矣
夫先憂後樂是范希文之志也而吾以爲
不自希文昉也三代以上後天而奉天之
聖人嘗少先天而開天之聖人嘗多世運
已泰而以保之之術享之者嘗少時事方

屯而以經之之道濟之者嘗多有隨山刊木之勞而後有錫玄圭受神宗之報有播種藝食之苦而後有田祖之封有配天之享其胼手胝足股無跋脛不毛勞瘁其七尺者有限而顧瞻欬吁躊躇太息自思自罪沈鬱於寸心者無窮卽當其樂也不知其樂也禹稷而知樂則堯舜弗病矣孔顏之身任其憂者不如禹稷而心抱其憂者

庚甚於禹稷旣不能不憂而又不能自任其憂不得已而交相慰勉曰在中曰不改蓋憂之不得而自樂其樂者非所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希文憂天下之心嘗若有余而樂天下之心終歸不足彼其得君未盡專勲業未盡展以詰后在上羣英滿朝而僅僅以慶曆終則希文猶憂之非誠樂之矣必求其可樂吾見禹稷而後無一人

樂者諸葛武侯之事幼主憂在國祚而不免五丈原之隕則武侯未樂陸宣公之事復主憂在物情而不免奉天之駕則宣公未樂李文靖事承平之主憂在君德司馬文正事幹蠱之主憂在羣小而王子明不能識其意呂申公不能終其業則文正文靖亦未樂故吾以爲先憂後樂其發脉自禹稷也有憂無樂其結脉亦自禹稷也禹

稷可樂而弗敢樂故以不矜不伐爲天下之所不能爭若未可樂而樂則籌邊之樓榭榭方新而平泉之花木已繁植矣蓋其憂天下之憂者原未嘗居天下先故其樂天下之樂者亦不能待天下後也今天下之事形不知於數君子之時何如若其列鼎鍾策堅肥朱紫滿門金緋盈坐則可樂者宜不一人矣倘念及於天下也尚其憂

哉尚其憂哉

尚論

天下有事內事外彷彿若出於一而要其變不啻筵楹者惟至人能察之故今人與古人不相摹也此時與昔時不相擬也已往之局與方新之局不相仍也聖人以此定其極我可以兼彼而不可以從彼我兼彼則彼已化於我而我固在也我從彼則

亦一彼而已優孟之於叔敖也將焉用之豪傑以此成其品寧使出於彼之下而不欲入於彼之中出於彼之下雖輸昔人一籌而我猶在也入於彼之中則我且因之而轉矣羊質之蒙虎皮妖狐之戴枯骨也可笑不愈甚乎古有三聖人曰夷曰尹曰惠而集大成者曰孔子振衣彈冠去而之西山之上而俯視人寰逃之如臙夷以此

成其清夫孔子之居濁世不啻如夷也而
孔子集夷不爲夷也尚友皇古以哦咏當
羨牆而不於湯爲相亦必於天下爲師尹
以此成其任夫孔子之荷責成不啻如尹
也而集尹不爲尹也以離之而不勝離則
故暱之以繩之而不勝繩則姑溷之誰吾
徒非吾徒惠以此成其和夫孔子之浮沉
於衆人中不啻如惠也而集惠不爲惠也

夫使三子之於孔子者形勢別而情事懸
也則郢南而粵北胡必孔子惟其雜處龍
蛇之會困於羝羊之藩稍加一慷慨則阿
衡將以行可就稍加一引斷則採薇將以
接浙往稍加一狎玩則袒裼將以鳥獸羣
同形同勢同情而所乘之時不同則作聖
之極不同後之越三子者必孔子而其能
學三子者亦必孔子也若之何以脫堂阜

稱仲父官山賦海取威定霸之管夷吾而
王導欲擬其材若之何以始自黃石終歸
赤松擊羸馘項定漢安劉之張子房而崔
浩欲師其智若之何以西川屏翰中朝楹
棟李相幸其象賢竒章於焉懾息之李贊
皇而鄭注欲比其能若之何以篤志勤王
專心滅虜定康王之大計識少保於行間
如宗太尉者而張浚欲窺其略夫導之以

稊稜而全也浩之以黠闇而蹶也注之佻
而侷敗浚之伎而多忌也自不能越四賢
而亦斷斷不能倣四賢惟其倣四賢而江
左稱賢者合之南征北伐師蟻學馬之雄
風而導愈媿大節鮮虧者合之出鬼入神
功成身退之高踪而浩愈慚銳意功名力
持恢復者合之雄才大略一相一將之事
業而注與浚愈屈則何不各自鑄其材各

自保其局各陶之以問學各持之以氣魄
使彼自造其極吾亦自造其極萬世而下
必有想見吾之真面目於若純若駁或完
或闕之中者而何至孜孜模擬以學步不
返而效顰憎其醜也故使孔子而生於漢
唐宋之後能化四子而必不做四子若使
大成之矩不設而奔走於清任和之蹊徑
者又不知其何如矣故叅之事外酌之事

內人還其人時還其時而嘗變可齊經綸
可出也

聖壽

己未會試墨

純臣之愛其君也猶孝子之愛其親也祝
以純嘏期以耄耄而以爲未至也則曰八
千歲爲春秋合容成大撓之數爲一甲子
如岡如陵與天無極然後愜于心而又非
徒籲天以禱之呼明神走群望而祈其降

祥也一服食必爲酌量豐縮一起居必爲
謹伺早暮過勞必導之以逸而過逸又必
稍稍進之以勞膏肓屢矣鼓腹果然而不
撰杖履使其迂徐緩步於庭除之間乃遂
拂枕衾而設之將無有輻濇煩懣之疾乎
多事必勸之省事而太無事又必稍稍娛
之以事耳不聽目不視手足不運旋宴處
一室形若土偶飲噉衎衎小飯大啜而絕

無賓朋之遊詩書之好以養其志氣而怡
其心神則生人之趣已盡懵懵貿貿以寄
形於天地爲孝子者不願父母之有是也
嵩呼華祝凡戴天履地者皆有同心然而
化日舒長春臺熙豫不獨壽身也兼壽國
以壽萬民夫是之謂世濟仁壽而后拜稽
喜起之臣始引萬年之觴奏南山之詩以
爲吾君慶不然則颺言於朝嘆元首之叢

脞雖有喬之年錢之算羨門子期之徒哆
口而談海上三神山之事正恐綿促修短
之數在神不在形有周公其臣者方蹙額
憂之而皇皇以無逸進豈敢稱天保也我
明壽考之主莫如

高皇帝而

高皇帝之壽正從辛苦百戰艱難勦業中來夫
享國三十餘年越稀齡而升鼎湖此其小
者耳

奕葉雲仍迄今二百五十年皆其神理所綿
結也而卽以二百五十爲壽嗣是而曆過
八百卽以八百爲壽又嗣是而功照千古
卽以千古爲壽雖

神靈在天其壽正未艾也

肅皇帝頗不能忘情于壽禱宮恭祝燔瘞不絕
然百司庶務無所不照徹無所不綜稽朝

而與撰直諸臣修玉樞蒞闕之典文而商
權機宜口咨手決沛如也井如也血脉暢
筋骸束卽有三彭二豎窟穴于其中而元
氣常流百疹不能爲室是四十五年壽命
之源也至

皇上而不特軼

聖祖且度

世宗矣其攝持者逾密而絀
滕者綦固

宸居靜攝等于天帝而伐生戕和之事動有樽
節以毋貽

宗廟社稷憂箕疇五福之一已獨操其契上與
舜文比肩亦奚疑而竊聞之養生家有節
之必有宣之有納之必有吐之有息之必
有消之未聞長年冥目終朝壁觀獨閉其
神氣于中黃徑寸之間而通身不復運轉
者亦未聞精鑿醲厚不絕于御內炁旣實

滋補日增徒積聚於腕胃而不講於熊經
鳥伸噓吸導引之術使其宜臟而不得臟
宜腑而不得腑宜榮絡而不得榮絡而厚
味腊毒不返爲病者夫出入命令是人主
之呼吸也滲泄固非而遏絕之者亦非也
爵祿名位與夫帑藏中之紅朽是人主之
輸膏而涕唾流液之隨耳目口鼻俱也旁
溢固非而禁制之者亦非也大小臣工自

孤卿以迨百執事是人主所與共修煉究
方書備鍼砭佐藥石者也襍引固非而疏
棄之者亦非也而其要尤在民民者非君
之子若孫以扶其老而爲百世似續者哉
雖有高年之人鯢齒鮐背碧瞳頰顏幾于
拍洪崖而侶浮丘而振振繩繩不列於鄴
下卽有一二人亦支離尪瘁且旦暮不保
若不能絕世緣而限於有涯之生則享此

壽者以爲苦乎樂乎言保身固自有道而非保民終不得爲保身劔以桺而光含樞愈轉而不腐此保身之一韋一弦也更保夫億萬生靈之身以合於仁壽之域乎則有舜文之無爲而壽無逸而久長者互躋而嘗之可矣此純臣所爲嵩呼而華祝矣

任法

天下非法不治非用法之人則法亦不治蓋法者人主所自出而人主不能獨用也以一人獨處於璇臺紫宮之中執河魁而不輕假而輿圖至廣生齒至繁庶務至委積情形又至變幻此奉法彼玩法玩者不容不懲以作奉者之勸而必以一人懲之將有所不勝懲也而法窮甲徇法乙竊法竊者不容不摘以昭徇者之公而必以一人摘之將有所不勝摘也而法窮執法之

人未必非破法之人逆料其破法也先取其
其所執而奪之而破者愈破矣而法窮申
明新法之人未必非變亂舊法之人追憶
其變亂也并舉其申明而廢之而亂者徒
亂矣而法窮法非窮于衆也窮于獨非窮
於不任法也窮於任法之過非窮於顛倒
易置今日一法明日一法而人不知所守
也窮於握固謹嚴舉天下歸一法舉天下

法歸一人而人不得代爲守試問我

高皇帝之設法何如哉惟庸誅廣洋得罪積功
帷幄如善長而不良死

聰明睿智之主其于一時廷臣本不敢輕信而
未嘗不信不輕用亦未必終其用而未嘗
不用若曰是所爲好爵縻之而推赤置之
者欲爲我維三尺法耳部院立而法度行
文武内外犬牙相制而法守密臺垣互峙

以飭法而糾不法者而法言又時時入耳
布在方冊犁然可指也

皇上御寓之初年殆有人焉以振起之一時綜
覈之治不減漢宣後以攬權敗而

皇上遂獨收之矣夫始也權落於臣下而其後
復歸之人主則世事當倍爲清明人心當
倍爲震悚且太阿在握者又非徒仁恕恭
儉以寬假爲道者也一怒而黜逐殆盡每

使人槁項黃馘以死迅雷飛電之下臣子
亦慄慄不自保而何以玩愒滋紀綱解化
積強爲積弱誠有如

明問所及者則愚所謂窮於獨窮於任法之
過而人不得代爲守也法之中自有天憲
而乃以爲神叢法之中自有鷲擊鸚逐而
乃以爲猴冠虎假法之中自有怨法之青
蠅與爭法之鷓蚌而乃以爲鼎沸不息之

河漢集
卷三
人懸堂
調疇輕一人遂輕衆人疑匪人遂疑端人
怒不奉法與壞法之人而遂遷其怒于守
法之人官者法所憑也一時無此官則一
時無法一方無此官則一方無法矣事者
又法所出也以無法而廢事則事必不可
廢雖有事而廢法則事愈不可爲矣三槐
九棘栢臺梧省之間煌煌如曙星之將落
而繡斧彈壓之吏有閱數歲無瓜期者提
衡何在振揚何在若盡在

皇上之手而烏知已成其離披解散日偷日惰
之天下矣夫君猶天也生殺慶殃之柄何
嘗不稟于天而照臨則付之日月滋灌則
付之雨露斬刈則付之冰霜摧擊則付之
雷電首青陽而收玄冥者迴環於四序五
行之中各司其事各乘其權而天之威靈
愈覺其不可犯安得有陰霾沉晦天工失

職而妖魅不晝見魍魎不公行哉然而
上固明明后也不純任人亦不盡廢人也不竟
予之以法亦不盡斂之以法也一日立乎
其位則一日得行乎其官補偏救弊天下
事正可爲百爾君子慎念哉

弭變

自王荆公倡爲天變不足畏之說爲後世
所詬訾而修省答天卽中臣能道之中主

亦能領之矣然天下有故事之極可笑者
撤樂減膳變服避朝以不關痛癢之言自
命爲罪已而攷其實事寂無所聞此以迴
慈母之嗔尚不可況迴天乎夫天之示警
固非必有一眚示一異如燈之取影不爽
毫髮也然而多變者必多殃其覆亡將至
而玄象不示警者是爲天棄人其氛祲迭
見而金甌卒無闕者是爲人弭天此理皎

然往牒具在至若近日之灾異而藿食漆
室之憂能不爲之寒心哉物怪人妖何歲
無之而其最可誠者鼠渡江河水變赤白
氣指空慧字長竟天以爲先事而告歟亦
不爲最先矣杼軸旣空饑民之溝瘠未盡
起流移未盡復蠻煙塞草烽火時通于井
泉而遼陽之寇近在門庭此尤剝膚之憂
也數者孰不可以致亂又孰不可以銷亂

而爲治蒼穹玄昊之表不啻提其耳而諄
諄命之而占候家則以徵應告掌故家則
以故實告大小臣鄰合爲匡衡劉向之若
詞而以修政告而三言不聞六事罔責無
論古賢君所爲聞言修舉應天以實不以
文與夫

祖宗心法未必一一仰符卽當年

步禱郊壇之轍跡具在昔何寅畏而今得毋戲

渝耶夫理刑獄放後宮蘇徃役罷工作舉
賢使能除殘汰墨種種實政與撤樂減膳
諸具文不啻河漢然取法古人而摹之彷彿
之則古人爲實政而後人爲故事卽取法
祖宗而步之趨之則前人爲實政而子孫又爲
故事天人相感祇在勃然起憬然悟媿汗
交流不假思索之一念而討內府之典章
尋史載之芳躅其應必不靈而降康者必

不能契且速嘗見夫刳股救親者其操刀
自刳一也出於村夫孺子天懷發衷忘身
忘痛忘名信手一割而鬼神佑之三靈鑒
之其療疾也勝於扁和若干救親之外稍
添一擬議則天人之際隔而不能通投之
湯液水沃石矣方天心示異變故頻仍之
會不知呼吸相通之宗子亦有勃然起憬
然悟不假思索之一念否瓊林大盈有積

天未必不愠我多藏巖阿空谷有棄天木
必不恚我佚賢樞機喉舌有壅天未必不
瞋我慢政棘林肺石有冤天未必不憎我
頌繫毋謂我爲天下人之天而仰見夫臨
其上者固自有天又毋謂天乃禪戩穀厚
第祿之天而聳息於如雷如霆如板如蕩
之天宵衣而思待旦而行之而天之象不
化爲景爲老人地之沴不化爲醴爲甘物

之孽不化爲靈爲儀舞南不獻白雉北不
貢楛矢名王不解辯走馬不糞田則其受
失言之罰如鄭監門所以要神宗者願
皇上一嘗試之矣以此爲畏民可也以此爲畏
天亦可也若文具故實塗澤人耳目者則
縷數之未易悉也

用人

無事棄材有事需材此古今之通患而有

識之士所以深搯腕於庸夫俗流乏知人之鑒也蓋使天下嘗晏然無事則鹿鹿尸素之臣拱手廟堂而歌雍勺之休至足矣惟泰極必有否豫極必有蠱救寧之久必有一番攪擾而般樂之國家多參養夫能釀亂不能戢亂能壞治不能成治從容文墨鮮所短長之人變故忽起中外震驚責之此此口哇而不能言責之彼彼目瞠而

不能視設不度其勝與不勝而彊勉責成之在朝堂則折足撓棟在疆場則覆車折轅養士千日而欲求一日之効不可得矣於是退而求之素所棄擲與淪落不偶之人彼其人非不能干時遇主早依日月之際也但其識高而慮遠不依違可否以苟同於時俗而開天下不敢開之口立天下不可立之地而天下之聞其言覩其人莫

不適然驚啞然而笑也庸愚不驚不足以
爲英豪而英豪每見困於庸愚汚流不笑
不足以爲人杰而人杰必受抑於汚流凡
豪傑之士用者一不用者百卽豪傑之身
而用之時一不用之時百合天下之人而
欲用豪傑之人一不欲用之人百於是岍
然自異落落而無所合者姑退而垂渭水
之綸彈侯門之鈇抱隆中之膝舒洛下之

嗟其說之見於天下也姑置之若有若無
之間而身之爲世所厭棄也直永付之清
泉白石之伴方且釣魚鰕友麋鹿飲酒鼓
琴自樂其樂烏知世道鼎沸民生糜爛銅
駝荆棘之禍已在目前向之據要津擅炙
手者徬徨不能出一計而南面之孤主乃
喟然而嘆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
是寡人之過也然國危子亦有不利焉於

是玄纁束帛賁相望於衡門之下而豪傑
者始出而膺天下事矣惟有衆人享天下
之樂而豪傑乃始擔天下之憂惟有衆人
壞天下之盛而豪傑乃始匡天下之衰亦
惟有衆人厄豪傑之身而豪傑乃始救衆
人之局嗟乎嗟乎千古上下如此人者可
勝數哉夫漢之欲割藩封唐之欲誅降胡
與宋之策契丹元昊者其言雖自我發之

其禍未必一一自我定之但用其言則易
於摧枯而不用其言遂難於拔山此可以
占豪傑之識而恨人主之不同量耳吾獨
於宋而痛一人焉文信國之入仕也日爲
群小所搏擊當時宋事岌岌矣孰謂此一
書生可仗者迨至奮身勤王血戰於大江
南北者數年死而復生生而卒得其死說
者以爲宋室尊賢敬士之報而烏知當時

摧抑之擯棄之若以爲一無所用之人卽
早填溝壑而不惜也蓋豪傑之受困於人
類如此然則知豪傑者宜奈何惟觀其磊
落不苟同之槩沉雄先幾之識而已

屯田

天下之苦東事幾一歲矣奴附近遼其躡
入者不過遼之城堡其於天下大勢雖不
可目爲疥癬疾亦僅僅四肢癰疽之患耳

非足厯性命憂也然而治癰疽者金石草
木兼攻豨苓烏喙襍進疲通身之精氣以
救之所苦者有時愈而精氣已大傷矣今
勦奴者以發兵則遍及九塞與夫留都之
宿衛於越之技擊黔蜀之遊徼提一劔而
從軍萬里者絡繹相望於道以徵餉則水
衡天閑之儲餼爲之罄懸而有冗可汰則
亟汰有逋可追則亟追有粟可輸則亟輸

摧抑之擯棄之若以爲一無所用之人卽
早填溝壑而不惜也蓋豪傑之受困於人
類如此然則知豪傑者宜奈何惟觀其磊
落不苟同之槩沉雄先幾之識而已

屯田

天下之苦東事幾一歲矣奴附近遼其躡
入者不過遼之城堡其於天下大勢雖不
可目爲疥癬疾亦僅僅四肢癰疽之患耳

非足厯性命憂也然而治癰疽者金石草
木兼攻豨苓烏喙襍進疲通身之精氣以
救之所苦者有時愈而精氣已大傷矣今
勦奴者以發兵則遍及九塞與夫留都之
宿衛於越之技擊黔蜀之遊徼提一劔而
從軍萬里者絡繹相望於道以徵餉則水
衡天閑之儲餼爲之罄懸而有冗可汰則
亟汰有逋可追則亟追有粟可輸則亟輸

猶皇皇憂庚癸也而田賦之令又下矣三
城堡受劄以天下全力攻之頓天下之兵
而從容未進日以天下全力給之於是習
遼事者憂遼習天下事者又不獨憂遼憂
在遼猶可以天下策應也憂在天下雖百
遼其如何夫興師十萬不携一斗粟而壯
士皆得宿飽者莫妙於屯田微

明問固將縷陳之然而屯田一議乃韜鈴之

王道歲計有餘而無近功者也今赤白之

羽旦暮交馳

嚴旨督責恨不滅此而朝食而法充國金城之
略則以何年報

命乎營平固老將也度如此行之必勝度其必
不能驟勝而以數年爲期故假便宜而決
計屯田吾未知今所謂指日誓師者虜已
在目中戰必勝攻必取耶抑姑一出以耀

猶皇皇憂庚癸也而田賦之令又下矣三
城堡受劄以天下全力攻之頓天下之兵
而從容未進日以天下全力給之於是習
遼事者憂遼習天下事者又不獨憂遼憂
在遼猶可以天下策應也憂在天下雖百
遼其如何夫興師十萬不携一斗粟而壯
士皆得宿飽者莫妙於屯田微

明問固將縷陳之然而屯田一議乃韜鈴之
王道歲計有餘而無近功者也今赤白之
羽旦暮交馳

嚴旨督責恨不滅此而朝食而法充國金城之
略則以何年報

命乎營平固老將也度如此行之必勝度其必
不能驟勝而以數年爲期故假便宜而決
計屯田吾未知今所謂指日誓師者虜已
在目中戰必勝攻必取耶抑姑一出以耀

吾軍容而馘斬老酋貢俘奏凱猶在遲速未定之天耶

廟議之督戰也急於燃眉而邊庭之請餉也又甚於救焚將士之待哺也決不能爲枵腹之戰而計曹之仰屋也更不能爲無米之炊聚十餘萬之師爲動歲經年之計請內帑帑未必發思告貸貸將不繼西江之水難至晝餅之充愈饑而內外當事者宜思所

以善其後矣旣出師則邊臣不必諱其遲不諱遲而以耕爲戰以戰爲耕以客附主以主配客而東西南北之人皆土着食力之民也如此而後可以省餉旣出師則廟議亦不必課其速不課速而秋冬奏績毋限春夏來年奏績毋定今年雖老師匱財之日又有天降地出之術也如此而後可以萬全

執事之思及此也意深遠矣但邇來之邊事固日敝而爲今之邊臣者亦日難犁庭掃穴之不講而使兜鍪甲冑之人轉而荷耒負笠恐有惴惴焉且沙磧之地不毛已久非有一兩年灌培之力與夫雨暘之必時則萬千三百頃者未必盡化爲沃壤田已屯矣而需餉如故何以自實其言又得毋爲懲噎之廢乎諸虜皆以秋肅風高之後

彎弓南牧而奴酋之馬以新柳爲肥其故昨者試師撫順正在朱明之初目前之勢我不出搗彼或入犯耕犁未遍恐不免蹂爲戰場而愆其速屯者愚亦未敢必也第刻期誓師者未必能刻期取勝兵愈集餉愈增必不可不早爲計以坐待其乏而國家邊餽仰給東南從來蓋臣常憂其成咽喉之隔者屯田一議亦必不可不講是所

當與海運之說並著

廊廟而多方熟籌之毋以一線之脉爲孤注
乎若夫目前措餉則剗肉醫瘡支吾無計
澤中之漁旣未可一罟而竭滄海之庖又
難以一朝而塞惟有

明天子東顧興嗟不以一發再發爲煩則此師
尚克有濟哉

沈澆集卷之三

終

